

連
寫
與
隨
筆

■開明文學新刊■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速寫與隨筆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六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茅

盾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前記

昔年在日本西京，曾因「賣豆腐的哨子」、「紅葉」、「櫻花」等等，而寫了幾篇隨筆。當時國內文壇尚無所謂「小品年」，而「性靈」「個人筆調」之說，亦未有人大聲疾呼。我是向來不大懂得「性靈」這個微妙的東西，而且素來喜歡發點議論，所以「賣豆腐的哨子」等篇雖然是偶書所見，仍舊充溢著「俗」的議論。

後來有二年多，我沒有什麼隨筆之類寫出來。不寫，因為有別的事情分去了我的工夫。

「一二八」以後，我常在自由談上投稿。自由談所需，正是五六百字的短文；然而自由談到底是「軟性讀物」，不宜於說教式的短文。於是我所寫的，便不得不是又像隨筆又像雜感——乃至有時簡直竟像評論。

同時東方雜誌復刊後也因「文藝欄」地盤太窄之故，需要隨筆一類的短文。我開始投的一篇，就是題爲我們這文壇的，實在完完全全是議論。不過一個作家有時既不能不像一個廠家似的接受外邊的「定貨」，那他就不能不照着「定單」去製造，這結果便是冥屋，秋之公園，公墓等等。

到一九三三年的七月，不知不覺已經積有四十多篇了；有一家書店要我給一本稿子，我就拿這些來充數，胡亂題了個茅盾散文集的名字。

在這散文集的自序中，我有這樣一段話：

「從來有『小題大做』之一說。現在我們也常常看見近乎『小題大做』的文章。不過我以爲隨筆之類光景是倒過來『大題小做』的。

「在這時代，『大題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里『大題小做』把天大的事說得稀鬆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個心靜靜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謂『大題小做』不是這麼一種作法。

「我的意思是大題不許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

「而這『做』字就很難。太尖銳，當然通不過；太含渾，就未免無聊；太嚴肅，就要流於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讀者以爲當真是一樁笑話。」

「所以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論，則隨筆產生的過程是第一得題難，第二做得恰好難。雖然因爲被『逼』著也寫了這麼幾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其不足觀，自不待言。」

「不過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而且並不是大家都像我那樣不濟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題小做』的隨筆近來已經產生了不少。細心的讀者自然會咀嚼，不必我在這裏多說。」

上面這一段我的話，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寫的；其時「小品年」尙無影蹤；「性靈」之說，市面上亦未見樣品；我把隨筆解釋爲「大題小做」的文章，初非爲了論爭，亦不過沿襲我往常之所信罷了。

等到既有了「小品年」而且有了「性靈」有了「個人筆調」之說，我還是因為「需要」而大膽寫着隨筆。其間我也曾嘗試找找「性靈」這微妙的東西，不幸「性靈」始終不肯和我打交道；但我卻也以爲「個人筆調」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只是此所謂「個人筆調」倒和「性靈」無關，而爲各個人的環境教養所形成，所產生；我的隨筆寫來寫去總不脫「俗」的議論的腔調，恐怕就是一例罷！

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我所寫的隨筆居然又可以集成一冊了；於是就以話匣子這名兒在良友文學叢書內佔居了一冊。

其實在散文集和話匣子裏大部分的東西，雖然我稱之爲隨筆，實非通常所謂隨筆而是評論體的雜感。本年（一九三五）上半年——或者竟是一九三四下半年，文壇上發生了「雜文問題」的時候，有好幾位先生指出「雜文之產生與發展，是因為有特殊的社會需要」，這使我想起了我在散文集自序所說的「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這句話，而且頗自喜沒有說錯。但是在散文集自序寫下以後，我一天一天的自

覺得「不濟事」，我覺得我寫的雜感太像硬梆梆的短評了。

從太白發刊以後，我就打算——借郁達夫先生的一句話：「利用他的所長而遺棄他的所短。」（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序）我打算寫寫通常所謂隨筆，以及那時很風行的速寫。一年以來，不知不覺也寫了不少；在太白和申報月刊上發表。

可是雖在「利用」我的「所長」，成績還是不好。

現在因為開明書店擬刊印一種「文學叢書」，要我也湊一本。我把一九二八年到現在所寫的隨筆和雜感，再讀一遍，從散文集裏選了十來篇，又從話匣子裏選了八九篇，再加上去年到現在的已經陸續發表過的，也有十多篇，略依年月先後，分為三部，取了個速寫與隨筆的書名。

這算是我所寫的隨筆（照這詞的通常的意義）的選集——或第一次的整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茅盾記。

目錄

第一部

賣豆腐的哨子.....	一
霧.....	五
虹.....	七
紅葉.....	一〇
速寫一.....	一三
速寫二.....	一五
櫻花.....	一七
鄰一.....	二一

鄰二.....	二四
風化.....	二六
自殺.....	三〇
冥屋.....	三三
秋的公園.....	三八
在公園裏.....	三九
公墓.....	四一
健美.....	四四
黃昏.....	四七
沙灘上的腳跡.....	五〇
天窗.....	五四

第二部

我的學化學的朋友·····	六
「現代化」的話·····	六
香市·····	七
鄉村雜景·····	七
陌生人·····	八
談迷信之類·····	九
冬天·····	九
上海大年夜·····	九
也算是「現代史」罷·····	三
老鄉紳·····	六
第三部	
雷雨前·····	三

大旱·····	二六
厚水·····	一三四
人造絲·····	一四四
桑樹·····	一五一
談月亮·····	一六〇
瘋子·····	一六九
再談「瘋子」·····	一七九
舊賬簿·····	一八七
狂歡的解剖·····	一九四
上海·····	二〇一

第一部

賣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來的時候，聽得賣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嗚嗚地吹。

每次這哨子聲引起了我不少的悵惘。

並不是牠那低歎暗泣似的聲調在誘發我的漂泊者的鄉愁；不是呢，像我這樣的 outcast，沒有了故鄉，也沒有了祖國，所謂「鄉愁」之類的優雅的情緒，輕易不會兜上我的心頭。

也不是牠那類乎軍笳然而已頗小規模的悲壯的顫音，使我聯想到另一方面的煙雲似的過去；也不是呢，過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爲現實的嚴肅和未來的閃光所掩煞所銷燬。

所以我這悵惘是難言的。然而每次我聽到這嗚嗚的聲音，我總抑不住胸間那股迴

蕩起伏的悵悵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樣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見那些用一張蓆片擋住了潮溼的泥土，就這麼着貨物和人一同擠在上面，冒着寒風在嚷嚷然叫賣的衣衫襤褸的小販子，我總是感得了說不出的悵悵的心情。說是在憐憫他們麼？我知道憐憫是褻瀆的。那末，說是在同情於他們罷？我又覺得太輕。我心底裏欽佩他們那種求生存的忠實的手段和態度，然而，亦未始不以爲那是太拙笨。我從他們那雄辯似的「誇賣」聲中感得了他們的心的哀訴。我彷彿看見他們吁出的熱氣在天空中凝集爲一片灰色的雲。

可是他們沒有鳴鳴的哨子。沒有這像是悶在甕中，像是透過了重壓而掙扎出來的地下的聲音，作爲他們的生活的象徵。

鳴鳴的聲音震破了凍凝的空氣在我窗前過去了。我傾耳靜聽，我似乎已經從這單調的鳴鳴中讀出了無數文字。

霧。

我猛然推開幃子，遙望屋後的天空。我看見了些什麼呢？我只看見滿天白茫茫的愁

霧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魆魆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緲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蹤。